

四部叢刊

牧齋初學集(二)



268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初學集

卷一至卷二十七

牧齋先生初學集序

歲癸未冬海虞瞿稼軒刻其師牧齋先生初學集一百卷既成先是先生再寓書於余寄示近所著嚮言及高陽行狀屬余序其文甚切而余方退讓未遑蓋先生身雖退處其文章爲海內所推服崇尚翕然如泰山北斗雖鷄林蛋戶有能知愛之者顧欲俾鄉里窮僻衰老之夫嗷然弁其首有不譁而笑其妄且誕乎此余之所爲不敢也古人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先生之文惟先生自知之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以余相從之久相得之深而先生虛已下問
晨夕不厭凡一詩之成一文之構無不哆口抵
掌祛形骸忘嫌忌所謂以仁心說以公心辨以
虛心聽當其上下千古直舉李杜而下三唐詩
名家傑作一一矢口品隲商榷論次之而今迺
曰不敢序先生之文又不呀然相視而失笑者
乎蓋余識先生于未第時一見而莫逆于心且
三十年矣始同養疴于拂水辛酉先生泐闈反
命相會于京師時方在史局分撰 神廟實錄
兼典制誥杜門注籍不泛為詩文及再出而巨

璫專恣正人摧陷先生且削籍歸矣戊辰今
上登極召起田間方且柄用而僉倖力齟齬之
旋復放歸遂招余耦耕湖山之間若將終身焉
者已而橫被誣奏權奸下石身禁圜圜命如懸
髮而先生嗜學益力覃思逾深嘉定施孟翔除
武昌推官歸語余云曾兩候見獄中憫其圜戶
湫隘暑雨跼蹐殆非人所居而先生朝吟夕諷
探贖洞微孜孜不厭一如平日方與其徒瞿生
友人劉敬仲談藝和詩余時心甚危之恐為讒
夫媒孽以為謗訕先生聞之初不以余為過慮

也凡自天啟甲子削籍出都門及今上召對
免歸各有七言律詩二三十篇頌繫雜詩多至
數百首其所遭罹禍患愈迫切而其文章光燄
愈昌大宏肆竒怪險絕變幻愈不可測又且怨
而不懟憂而不懼得風人諷諭之致而不失溫
柔忠厚之意自非具大根有定識真能信前因
通宿命何繇捐人我遺得喪怛然浩然一至是
哉余觀先生早荷神廟登進在承明著作之
廷回翔禁林親侍熹廟講幄雖其屏棄明時
未獲大用今上臨軒側席每為再三嘆咨其

文章不可不謂顯達矣晚而以其忠猷嘉謀無
由入告左右著為嚮言三十首以垂于後不惟
其愛君之深憂國之切隱然溢于言表而救時
匡世之畧亦已見其一斑藉令不遭齟齬不罹
謗讟日畫詔于密勿之地視師于戎馬之間何
以老而能學窮而益工使文章必傳無疑若今
日哉昔白香山不序元微之集而悉見于所寄
通州論文書以余衰病不復能東下就見終老
聊叙平昔以當一夕之談而已不可謂序也
冬月長至後新安布衣友人程嘉燧述于松圓

山居

吳郡門人徐增敬書



錢受之先生集序

愚聞諸鬻子之言曰聖人將動必有應也又云君子有奇志而天下不親焉顧子與海虞先生未之親暱也覲面之何曾而矣志之不二其所親更有甚于此者噫亦稱奇矣管之君子先憂而後樂今之君子先樂而後憂夫憂樂無常亦惟其世耳虞今之世憂人之憂曰甚于一日不得不以管之無憂者為足樂也周元公曰學者須尋顏子樂趣夫顏氏之樂豈不在于簞瓢陋巷哉至于為邦之問則吾夫子以四代之禮樂制度相與傳授非羣弟子所敢望也而末復諱之以故鄭嚴遠佞人為致嚴乃今之世則為淫靡之習傾危之人者比之矣顏子平生之經濟

在子畏匡子在回何敢死之一言雖聖人無死地但不知當時
夫子何以過宋而宋人不知顏回何以在後而不死子樂氏曰
禹稷顏回同道似又以民溺民飢之憂與葦瓢陋巷之樂其致
一也故曰憂樂無常論其死而已予與海虞先生之問此亦屢
更與當其可樂者二憂者存焉當其可憂則已亦難于獨樂矣
樂行憂違君子未嘗以隱居為樂也確乎其不可拔予與先生
當其勉之庶天下後世知吾受之二詩與文如巖君平不忙苟
見而已若謂動之必固靜之若謂曉之必固愚之則又非予與
受之非有意于持世者也惟無心于世者亦在數又烏足以局
之者哉時崇禎甲申中蘇節愛弟曹學佺能始識 伍柳書

讀牧翁集七則

錢牧翁集成以余能讀其文索余叙之每吮毫
和墨神氣輒索因思蘇黃同世山谷終身服膺
坡老之文然未嘗為叙其見於題跋者往往有
之余亦竊附於此為題數則以告世能讀牧老
之文者

流俗之文每變愈下良以志趣凡近了無拔俗
之韵不思力與古人作敵耳間以私智舞文古
法益復蕩然故世所競尚之文余鮮有讀至終
篇者蓋繩以我法至十數行末有不敗矣獨至

虞山文見輒神思清發宿累都捐久而酣暢益
深懷古之思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寢臥其下三
宿不能去此解故須旦莫遇之未易與近人道
也

文之有法如松直棘曲鵠白鳥玄眼橫鼻豎夫
苟因其固然天地萬物俱爲妙道之行也然嬰
兒自旋見屋廬轉以正告之爾自眩鷲屋實不
轉彼必不信蓋未能立於不傾之地耳近時惟
虞山文尺寸必謹於成法至委折竒致不煩繩
削而自合如駭雞枕四面視之皆正豈若院體

書以無復增損爲法耶

桓宣武入蜀有老吏曾供事武侯者宣武詢之云諸葛公定以何爲長吏對以未見其長但每事停當耳近人詩文間亦有長處恨苦不停當故不能欺余老吏也余所服牧齋詩文特以其停當耳

錢牧老語余言每詩文成舉以示柳夫人當得意處夫人輒凝睇注視賞咏終日其于寸心得失之際銖兩不失毫髮余嘗以李易安同趙德甫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

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
茶先後中則舉栝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
而起每思閨閣之內安得有此快友而夫人文
心慧目妙有識鑒似此易安猶當讓出一頭地
惟朝雲謂子瞻一肚皮不合時宜此語真爲知
已然則公與柳夫人故當相視而笑也

悲傷忠憤之志盤屈糾纏而無以自遂其於政
事之得失邪正之消長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
國之思念悲負痛殷然而無以自解故奮筆於
楮端鋒銛芒豎感慨淋漓刺人於眉睫之間而

休人於志氣之微一篇亦見數行亦見如獅子
殺物若大若小一付以不欺之力以此知文須
有爲而作若其無謂可以不作也

歐公云花之絕爲牡丹然而不實果之絕爲荔
枝然而非名花雖然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
能各極其精晁無咎以爲詩文難兼亦自如此
余固未以爲然余讀牧翁文體氣高妙以爲至
矣而詩波瀾老成亦極其妙庖丁奏刃衆虛合
於桑林之舞以無厚而入有間故可通之養生
也

西昌蕭士璋書

牧齋先生初學集目錄後序

吾師牧齋先生以命世異才蚤登上第入承明
著作之庭高文典冊炤耀四裔小言長語殘膏
賸馥猶足以衣被海內沾丐作者年及強仕道
明德立闡天人之變通性命之理鑽研經史沈
浸載籍古今學術之降升文章之流別皆一一
究其源委擊其蒙蔽一旦擘擋箱篋胥二十餘
年之詩文舉而付之一炬自時厥後凡有撰述
師友千古與世抹撤不復以譁耳目膏唇舌爲
能事久之聲光鬱郁學者望走歛集若百川之